羣鶯亂飛

文湯禦　星家裕

我在你家中等候

「在我所遇到的女性中，你是比較好此道的。」

「我不承認，我們以後少幹那件事，你可以注意我對你怎樣？」

「此前我總想到常恒低能，所以你找王大衞。」

「不要說這些了。」

「我們破後嘿裡去？」

「到的士高。」

「好好好！」郭亮連連點頭。

他們在的士高跳了七八次舞，郭亮提到要檢驗自己是否再有那種慾望，她說：

「明後天試吧！」

「我要今夜，求求你。」郭亮對她拱手。

沈蕙也無有答應。他們再到九龍塘去，上床後，沈蕙對郭亮的挑逗無用，即稱這是心理問題，過兩夜吧！兩點半，他們離開那家汽車別墅，他把她送返後，她感到可能他眞是完了呢！翌晨她在進早餐，接到郭亮的電話：

「早晨十分興奮！」

「昨夜是心理作用。」沈蕙說。

「我們……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我們要卜畫。」

「不可以。」

「六點來找你！」

「我最早七點離開店裡。」

「我在你家中等候。」

「我不要在家中。」

「我知道，拜拜。」

沈蕙七點十分返家，郭亮已在，他們即往附近一家二級酒店開了房，沈蕙發現郭亮正同于昨天在汽車別墅，即對他道：

「你去找醫生吧！我們吃飯去。」

郭亮表示決定明天找醫生。他們在酒店的咖啡店中進了晚膳，很快分別。沈蕙洗了浴，在燈下寫信，上海又有信來了。不久她上床，以爲與郭亮可能緣盡。

明天下午六點，沈蕙接到郭亮的電話：

「在醫生方面試驗反應很好，也說我心理作用，我們不能再是半夜夫妻與四分之一夜夫妻了，我要求你全夜陪我。」

「也可以。」沈蕙問着：「我們如何會面呢？」（三〇〇）

蜂言風語

倫繆■

地產商高興

公屋因勞工不足建築期延長。這是地產商所樂聞的。

多了機會

英國決定增收越南難民。擬投奔者可能視作好消息。

貨疏價倘

美加星港聯手破獲大毒案。毒品大概價格又上升了。

開心

鴛鴦世界

文：湯禦　圖：秋風

三〇〇：別了海灣海浸入溫湯

浸水浮住了三天兩夜，他們回到白少强的家裡，江上青同若野入浴於她大臥房內間浴室，兩位男士，便各自在客房浴間。這所半山大宅，除紳人房不計，每一臥房，便有一間附屬的浴室。——「好久不在一起了！」若野抱住江上青，向她乳溝親嗅着：「我發現一位奇事，游海水運動，增加了性的享受！」

「你指在海中浸水時？」江上青等浴缸放好水之後，便同若野浸浴，平睡在大粉紅遊缸中——「我只覺得，這兩夜小鬍子强健極了……他本來就大不嚇人！」若野笑了，她瞇她的眼下，令到江上青身子亂動：「你的小趙呢？這孩子着泳褲，很不禮貌，他是眞的有雄姿麼，你說！」若野害羞了，好一會才在她耳邊唧唔了一陣——

「他本來就天生偉大，外表只是一個美男子，生得美罷了。他眞愛我極了，伺候我！當然，少强個子似一個軍官，我看比王友春更高半吋。」——「英呎六點一，怎作怪，兩天海浴，浸多了，這天然海水各種礦質都有，與溫湯不同。日本溫湯對關節、骨頭，和皮膚，有百益湯之稱。但溫湯浸後，女的不太……。」——「因爲太熱，而且，海浴的太陽和深深的海水，對性很有助長之力——眞嚇人。」兩個出浴後，互相擦身，好一會才出來。今晚是香港最後一夜了。

次早只餘下白少强送行，開台北的班機，先載了江上青離去，夫妻一吻，理所當然，當江上青吻了若野後，若野推小趙：「跟江姊吻別！」小趙紅了面，江上青攬住他在白臉蛋子上啜了一下：「不許你欺負我妹妹！」

還有一小時半，白少强偕他夫婦入咖啡座，三個飲咖啡。他說：「你們走後，我會忙死人。你們可知道，殷氏財團，有擴大香港投資的意思，說要我放手做。」小趙道：「建築已無可插手了，我主張多利用南美資源，在香港開化肥廠？」——「很對，貿易對北去，因爲內地化肥廠不夠自己用；海南島正開始，但稻田遠不及泰國、安南、仰光，須在蔴醉業方面努力——倒不是搶台灣的市場。」

「時間到了！」這對新夫婦在閘禁區同小鬍子握別——「保重！小心，小心！」若野向小鬍子一笑，他們登機，午後當地六時始抵東京之家。兩個將香港買的衣物分給了僕人。次早早起，他們還四天假，便乘伊豆踊子號到了下田，住溫湯黑石澗。

二四：國光做了總司令

文革一開始，陳國光還本着過去一貫作風，不理政治，但很快地，工廠紛紛成立造反隊伍。陳國光的高貴成份被人利用起來了，推選他爲總司令。原來陳國光幾代都是貧僱農，到他祖父那代，遭逢大旱，無以維生，便逃荒入杭州，成爲貧民，到他父親那代，又入廠做工。

像這樣的家庭成份，在極左年代，自然感到十分光榮。這些造反隊伍，開始時是向工廠的當權派奪權，打派仗，後來發展成爲打砸搶，專向資本家，知識分子等家庭打主意，進行抄家，把別人家中財物搶走，變成爲自己的財物。

這個陳國光，雖然初時是被人利用，加入造反隊伍，但發展至後來，却變成一個眞正的打砸搶總司令。他的那種出身，也令他發展至瘋狂狀態。五十年代後期，他由於家貧，娶不起老婆，才經人撮合，與一個反革命家屬身份的女人結了婚。現在他據稱這個女人，不但跟譚淑珍離了婚，而且還把譚淑珍作爲鬥爭對象，拉出去鬥爭。

陳國光這幾年來在譚淑珍身上感受到的不滿，在鬥爭會上盡情發洩，又打又罵，又戴高帽子，又掛大牌子，把她鬥得死去活來。這麼一來，譚淑珍又打回原形，不再是工人家屬，而是反革命家屬，她在學校裡變成了牛鬼蛇神被批鬥。

城市之光

■匡成

睇化（十一）

甘德才想起那相中的老友，肥肥白白，絕對不似個有病的人，他道：「那爲什麼又……」

「家父電療後，仍然不斷見醫生，醫生也說進展良好。不料半年前，發現癌細胞擴散入骨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醫生自然替他電療，但這一次沒有上一次的幸運了，這次電療中，又發覺擴散到其他地方去。臨死前，擴散到十多處，實在電無可電，割無可割了。」

「結果他入院。」

「其實入院出院，不祇一次了，他亦自知不免。」

甘德才明白事情經過了，那老友轉骨癌後，入院出院不知多少次，一直都在電療中，但時好時壞，亦自知不免了。

不過，他爲人一向樂觀，又有善心，爲免老友掛念，又動人愼飲食，因此，找來了轉入骨癌前最肥胖的一張相的相底，交給射印店，一口氣射印千張，每張在相的背後，寫上告別親友之言，並謝歷年關懷，而留言中，暗示某些食物不宜食，最後寫了八百多張，連親友的信封也寫好了。

最後吩咐子女，在他死後，塡上死期，貼郵票寄出。

天涯是吾家何處

陳浩泉

一九：「馬死落地行」

「很好！」我說，「以前，人家說吃在廣州，現在，可以是吃在香港了！」

「對，香港甚麼好東西都可以吃得到，如果說香港是一個天堂，那它首先是一個吃的天堂。」玉蘭說，「這裡吃的東西比較便宜，只求三餐吃得飽，並不太難。」

「最難的就是住！」我說。

「對。」玉蘭點頭。「在香港，吃不窮一個人的。」

「你做來的手藝可算不錯呢！改天我得向你學學。」阿梅對她說，「這幾個菜都煮得很好。」

「我哪會煮菜！」玉蘭說。

「是的，阿勝來了香港，沒繼續教書呀？」阿梅問。

「哎！哪能找到教書工作！」玉蘭嘆一口氣。「這裡的教師要註冊的，他在大陸雖然教了那麼多年書，人家可不承認你的資格。現在，他就只能在貨倉當個管理員了。」

「好像我們，在大陸當的是工程師，來了這裡，要幹本行更難了！」想到將來的謀生問題，我的心情即沉重起來！手中的筷子也不自覺地停住了。

「我看是不容易的，你們大概也得改行啦。」玉蘭點頭。

「我們的年紀也不少了，四十開外，改行幹甚麼呢？」我感到前路茫茫。

「大陸和香港，兩個社會，兩種環境，完全不同，到了這裡，你們就得有心理準備，甚麼都得從頭來過。正所謂『馬死落地行』，環境迫人，那是無可奈何的。」玉蘭這一番話，倒是語重心長。

我和亞梅都沉默着。

「如果當初阿勝非要去教書不可，那麼，我們一家人可能都餓死了！」她又說。

「對，人要適環境。」我點頭。「現在，我們也只能見一步走一步啦！」

三〇〇：就像鏡孩咀小

美蘇影　■東尼

對於本地人來說，這些飲品和點心，實在太普通了；但對於伊蓮娜和安東洛夫來說，則視爲美味的食品。

「瞧，」安東洛夫指着對伊蓮娜說，「東洛夫高些，二則她深受上司的讚賞，吐吐舌作鬼。」

「我不餓，」她隨口答，「如果你胃口好的話，不妨拿走我的那份吧，我不想吃了。」

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他搶過去，準備開懷再細嚼。

起飛不久，空姐送上飲品，還有點心，安東洛夫感到十分寫意，在細嚼地回味着，伊蓮娜望望他，心中也覺好笑，想到那個在粗國的生活待遇，一則她的薪階較安東洛夫高些，吐吐舌作鬼。

因此，看到對方的鏡咀樣子，伊蓮娜不免感到好笑，同時也有點心酸，如果是一般的蘇聯公民，生活待遇恐怕比他還要差得多呢，唉——

「你怎麼不吃？」安東洛夫問她，也打斷她的思路。

「我不餓，」她隨口答，「如果你胃口好的話，不妨拿走我的那份吧，我不想吃了。」

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他搶過去，準備開懷再細嚼。

三十：華山論武

冬至當日，天氣寄寒，羣豪大清早便集中在朝陽峰一個三四十丈見方的石坪上，但見四周一片白茫茫的霧氣，把脚下之羣峰包裹起來。人一開腔，便噴出白烟。

有人高聲問道：「第二屆華山比武，到底還舉不舉行呢？」

有人答道：「誰知道？且再等等！」

俄頃，一道霞光透霧而來，原來太陽已爬了上來，陽光逐漸將霧氣驅散，剎那間，霧氣盡散，金光萬道，遠處天邊一片金光閃閃，羣豪都爲此奇景傾倒，屏息欣賞，把比武的事丟在腦後。

一輪紅日，在遠處山峰上升了起來，羣豪不由自主發出一陣歡呼聲。就在此刻，遠處突然間響起一道尖銳的嘯聲，此嘯聲同時響起，羣豪立即轉頭望去。

「嘿嘿」幾聲，坪上已多了幾個人，其中一個是羣豪熟悉的「西天老魔」拓跋齊天，另外兩個形狀奇特，翁皓認出是鐵木上人和金砵法王。他心頭一懍，忖道：「怎地漢人一個也沒來？」

心急未了，拓跋齊天已嘆了一聲：「怎地一些老朋友全然不見？」他目光一及，見到了余顧南，走前問道：「喂，小夥子，令師呢？」

羣豪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，余顧南不好意思地道：「晚輩也不清楚……晚輩已年多未曾見過家師！」

拓跋齊天吃吃笑道：「齊雲高不在，誰拿到天下第一的佳譽，也不光米！」這句話對齊雲高推崇備至。羣豪知余顧南是齊雲高的徒弟，目光也不一樣。

忽然間山下傳來一個笑聲：「如此說來，拓跋老魔一遇到齊雲高，便不會戰自敗了！」

拓跋齊天冷冷地道：「躺西鴻，比起齊雲高你始終少了一份氣度！齊雲高若得第一，拓跋某絕不與他爭，若是別人，少不免要戰至最後一分力量！」（八八二）

二九三：未交易過

嘩囉文曰：「不如咁，我將交易經過，全部錄音，等你知道點樣情形。」

王彼德笑曰：「阿文，你當我三歲？錄音可以証明乜？吓！」

嘩囉文曰：「你怕我做戲，咁講法，我哋冇法子合作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咁喇，我同你齊齊見買家。」

嘩囉文曰：「唔得，好喇，彼德，我哋有法子傾得埋，這單生意寫數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算！你講得眞容易，阿文，有得算，唯有做，我亦騎上了虎背，如果有了交代，我死梗。」

嘩囉文曰：「挑，我又不信會死嘅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眞係膠筋鞋了腦筋，阿文，唔好玩呀！你可以當我係手下，同你一齊去議價。」

嘩囉文曰：「不是咁講，總之，我情願唔做，畀人斬死，亦不會應承這個條件。」

嘩囉文覺得到此爲止最好，馬上告辭，不理王彼德。

嘩囉文於有得傾，無論如何，堅持原則就是勝利，乃曰：「彼德，做生意講一個原則，正如你去睇貨議價，會不會帶個人一齊去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我有睇過，信我手足所講。」

嘩囉文笑曰：「彼德，你既然信得人，何以又不信我，我不是你兄弟乎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阿文，我不是不信你，而是未同你交易過。」

嘩囉文曰：「講到尾，你不信我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做了這一單生意，我諗我哋不會咁傾。」

嘩囉文曰：「此乃後話，總之，我不會畀你接觸買家。因爲，對方身份十分秘密，有可能畀第二個人知。」

王彼德曰：「你驚我以後起尾注？」

嘩囉文曰：「不是咁，畀人斬死，亦不會應承這個條件。」

嘩囉文覺得到此爲止最好，馬上告辭，不理王彼德。

三代名花

辛海■

一九七一：實事的酷殘

當遠玲在窗邊隔着鐵枝往裡面按電話號碼時，樓上窗邊的大旗出現，手拿一枝畫筆。他原在樓上繪畫。這些日子，他讓兩幅內容相同的畫然起興趣，便又在塗塗寫寫，繪一幅憶述油畫——就要把那天下午和幸霞駕駛風帆，停船小島側畔的畫面捕捉到畫布上。

聽見樓下的談話聲，他走到窗邊來，見兩個面貌相同的女郎，他呆在那裡。

遠玲打完電話，抬臉看二樓，她一聲：

「大哥，月湘姐姐眞的來啦！」

月湘和幸霞都抬臉仰視。月湘又得借助演戲才華，向樓上人長露笑容（只不過看見那麼一枝大旗罷了，有什麼了不起？）說聲：

「嗨！」

樓上人也不亢不卑一聲：「嗨！」

不期然記起多年前，她得到新秀演唱冠軍，已是凌晨兩點多，夜深沉，她特別走來這花園鐵閘外，喚叫他……人是出來了，也像現刻那樣站立，不亢不卑地一聲「嗨！」後來還說了什麼？她道記得，總之是婉拒她的邀請同樂一宵……

老花王特別喜歡這雅得而又親切的熱鬧，向二樓高聲說：

「一條杉般站在上邊幹什麼？下來呀！」

做個無可奈何的狀態，大旗終于放下畫筆，走下樓。做父親的王材，很憐憫同情地瞥視兒子。他以中老年的爲父情懷，很同情兒子的在外家變，隻身回到香港老家，此刻，又與當年棄他而去的舊愛，或幼女藝人相見。一個很殘酷的事實！

他說：「大旗，你跟月湘好久不見吧？」

「好久！」大旗淡然。

月湘呢？覺得在如此場合重見故人，不大合適。不是嗎？身邊有如許的老中青親人，跟自己相似的幸霞，她應該說些什麼呢？

「從澳洲回來多少日子？」

「半個月左右。」大旗說。

遠玲撫拂脖子上的珠鍊說：「湘姐這貴重禮物，你還是收回吧！」

動物世界

你對駱駝知道多少

王明旭先生：

駱駝，其貌不揚，兩米高，三米長，大腿、厚唇、四肢瘦長，然而牠却是沙漠中的驕子。駱駝能忍飢耐渴，而且寬食的本領很高，消化能力也特別强。據說有主人別無他法，祇好將幼駝的遺體裝進布袋，放在駝背上。這時母駝才遇着沉重的脚步，悲傷地主動傷害人。對於自己的子女，駱駝十分疼愛。幼駝駝出生後的一二年內，始終和母駝駝形不離。駱駝平時默不作聲，一旦幼駝受到摧殘，牠便狂吼、咆哮，兩眼冒火，甚至會咬掉養駝人的手臂。如果幼駝在途中不幸夭折，母駝極爲痛心，熱淚盈眶，不忍離去。任憑催趕，絞絲不動。次都得心應手的，每當野駱駝首先發現惡狼之後，掉頭就跑。惡狼緊緊追趕不放，於是在廣闊無垠的沙原上，一場比速度比耐力的賽跑就展開了。起初，惡狼和野駱駝相距不遠，但由於野駱駝的耐力較好，漸漸拉開了距離，儘管惡狼氣喘吁吁，熱漫漫的東北邊沿地帶，生活着爲數不多的野駱駝。牠們生活的自然環境十分乾燥。爲了喝上一次水，往往要跑到數百里之外的湖泊旁邊。可是，湖邊常有惡狼出沒，對野駱駝進行突然襲擊。惡狼猛撲上去，首先咬掉喉嚨，置野駱駝於死地，接着吃飽喝足，便揚長而去。然而，惡狼並不是每